

SC书城文库

当代美国畅销书大系

丈夫 情人 陌生人

After
10,000 FEET
UNDER THE SEA
CINEMASCOPE



■ 她的丈夫消失了……而
另一个陌生人出现了……
■ 这位华丽家族的女人，
在丈夫、情人和陌生人之间徘徊……

〔美〕 苏珊·弗斯特 / 著
杨贵山 / 译

HUSBAND
LOVER
STRANGER

珠海出版社

SC 书城 文库

当代美国畅销书大系

丈夫 情人 陌生人

〔美〕苏珊·弗斯特 / 著
杨贵山 / 译



珠海出版社

I712.4
1380

SBTE3/03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/ 数据

丈夫 情人 陌生人 / [美] 苏珊·弗斯特
ISBN 7-80607-543-7/I·232 ¥20.00 元

I. 丈…

II. 苏…

III. 小说—美国—当代

IV. I712. 47

Copyright © 1998 by Suzanne Forster All Rights Reserved

中文简体字版本由 (美国) Amer-Asia Books, Inc. 代理
授予珠海出版社独家出版发行

丈夫 情人 陌生人

[美] 苏珊·弗斯特 著

责任编辑: 吕唯唯

装帧设计: 康笑宇

出版发行: 珠海出版社

社 址: 珠海吉大景乐路图书大厦4层

电 话: 3331403 邮政编码: 519015

印 刷: 广东省肇庆新华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850×1168mm 1/32

印 张: 11.75 字数: 260千字

版 次: 1999年4月第1版

1999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: 1—10000册

定 价: 20.0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(若印装质量发现问题, 退厂包换。)

序 幕

他的意识依然朦胧，满脑子依旧是一个女人的形象，无助地伸着双手，哭泣的样子非常可爱。她哭泣着哀求他来拥抱自己，否则她宁愿去死。他脑海中浮现的就是这般迷人的景象。他已经完全被她所左右，就连他的每一个细胞和每一根活动的神经。

他下了床，嘴里不停地呼唤她的名字。

如果她去死，他也会随她而去。

可当他把眼睛睁开时，映入眼帘的却是灰暗的天花板。除了令人窒息的急促的喘息声外，什么也没有，丝毫不见她的一点身影。刚才的一切犹如沙滩上堆砌的城堡在海水的冲刷下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铬合金仪器发出的微光告诉他，这里是医院。他感到胳膊非常痛，头晕得厉害。假如这是医院的话，那他一定是病了。可他看起来一点病也没有。他仿佛看到自己晃来晃去，

头发犹如黑玫瑰。一张光滑瘦瘦的脸,带有一些凶猛,用凶残来形容也许更为恰当些。

他看着自己的样子有些沾沾自喜。不过,这可不是自我审视的原因。他所注视的是一张陌生的面孔。

他是谁?

他这是在哪儿?

她又是谁?

他无法找到答案,只能依赖直觉。凭直觉,他必须尽快逃离此地。这不是医院,而是监狱,自己已大难临头。他还本能地意识到不管自己以前是何许人也,现在的他已不再是从前的那个人了。而梦中的那个女人——那个把他唤回人间的引诱者——是自己与现实之间唯一的联结。

• 1 •

“你认为耳朵穿孔的男人适合结婚吗？”玛芬·巴布考克边说边转动手镯以展示上面诱人的钻石。“他们经历过痛苦，所以购买珠宝。”

索菲·巴布考克撇了撇性感的大嘴。她正把五颜六色的空心粉圈串在一起，为孩子们制作面条项链。他们并不在乎珠宝是用空心粉做的还是用黄金做的，因为他们都来自贫困的社会底层。

玛芬比索菲大5岁，而且对珠宝的知识异常丰富。她当然不需要面条项链，除非是用鹌鹑佐料手工制做的，那是她最爱吃的帕斯特粉。

“考尔比的耳朵可没有穿孔啊。”索菲说道。

玛芬盘腿坐在早餐桌边的圆凳上，透过垂在眼前的发缕盯着索菲，她的头发染成灰褐色。“我们谈论的不是我丈夫，而是克劳德。你可别搞错了，索菲。”

“他的名字怎么拼来着？”玛芬用一种滑稽的语调问道。
“是不是中间有一个字母O来着？”

“玛芬,你可得为我说句公道话啊,千万不能胳膊肘往外拐啊。”索菲提醒道。索菲最近同意嫁给克劳德·劳伦特,一位比她大好多的精神病医生。巴布考克家的人都反对这一婚姻,尽管克劳德是这个家族的朋友。在索菲生病时,他还是一家人推荐的治疗专家呢。玛芬尤其反对这门婚事,不过她反对的原因更多地是出自对他的长相有看法。

“我知道你看不惯克劳德。”索菲拿起一个红黄绿三色面条项链欣赏着说道。“他并不富有,也不漂亮,或者说漂亮得还不到家。”索菲自己也承认他不如加伊。

玛芬微微战栗一下。“什么,不到家?宝贝。你瞧瞧克劳德裸体的样子。他简直把伊查巴德·克拉尼弄得像个种马。你在想什么,索菲?”

“你是什么时候看见伊查巴德·克拉尼裸体的?”索菲问道,并大笑起来。“我在想克劳德善良又可靠,对于这样的优点,作为女人还能有什么更多的要求吗?”尤其是可靠这一点,正是加伊所没有的。

索菲从不看重相貌。决定嫁给他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妥之处,正如克劳德本人所说的那样,这是“水到渠成的结果”。她可能是因寂寞而结婚,或者还有别的原因。她已独身5年,现在是该改变一下的时候了。如果说答应嫁给克劳德还有什么其他原因的话,也许是因为她想躲避包括玛芬在内的那些难以对付的人。

玛芬和索菲都是巴布考克家的媳妇,而且二人都失去了

丈夫,一个是突然失踪,一个是突然死亡。索菲的丈夫加伊是五年前在尼泊尔的一次爬山旅行中失踪的,而他的哥哥考尔比则是在去年突然病逝的。这使得这个家族式的药品帝国陷入一场混乱。

到目前,争权夺利的战斗还没有结束,而且随着事态的发展,事实也越来越清楚证明这是一场巴布考克家族内部女人之间的争斗——索菲本人在经营管理方面毫无经验可言,也没有任何兴趣;而玛芬却恰恰相反。另一位竞争者就是体弱多病的女族长沃丽斯·卡迪·巴布考克。不过,公司董事会认为她连应付失去儿子所带来的打击的能力都没有,所以她也并没有能力来接管这个公司。这样,目前巴布考克制药公司正由一个律师班子来经营。

索菲费劲地把空心粉项链往脖子上系。玛芬露出一副不屑一顾的样子。

“样子如何?”索菲问道。

“挺不错,不过,要是人人都能换副全新的面孔该有多好啊。”

索菲以前就听过这话。玛芬一直不停地鼓动她到贝弗利山庄的豪华美容院体验一番,来一次彻底的整容。作为美容厅的主要投资人,玛芬需要巴布考克家族的支持。她一直有个想法,那就是在索菲身上打开一个缺口,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。

“索菲! 索菲……。”一个浑身脏兮兮的男孩眼含泪水从后院走进厨房,瘫倒在地板上,像一条濒临死亡的鱼儿仰面朝上,眼睛盯着天花板,一动不动。

“你受伤了吗，阿尔伯特？”

“没有，我恶心得厉害。”

此时，索菲脖子上的面条项链也不知飞到哪里去了。她跪在男孩身边，摸摸他的前额。她无法确认他是否发烧，不过额头似乎是凉的，还有点潮湿。

“露茜冲我屙屎！”阿尔伯特声音嘶哑地说道。

玛芬发出不满的声音。“这就是我不想要孩子的原因，也不想为巴布考克家生个后代。”

“露茜也太不像话了。”索菲一边耐心地解释，一边用外套擦去阿尔伯特运动鞋上的绿东西。“露茜是孩子们喂养的动物。我希望孩子们从小就培养出责任感，关心和同情他人，这对他们有好处。”

“你说的一点不假，索菲。不过这刚好验证了我的理论，那就是哪里有孩子，哪里就有烦心的事。”

玛芬离开圆凳，脱掉连衣工作服，重新穿上刚才踢掉的银色拖鞋。

索菲羡慕玛芬的狡猾和机智，但她也曾私下认定自己的这位妯娌患有病态性孩子恐惧症，所以永远也不该要孩子。索菲向她透露自己与克劳德订婚的消息，这表明她将从这场帝国争夺战中撤出来。玛芬对此非常高兴，同时也感到吃惊不小。她已经做好了最坏的准备，把亡夫的精子冷冻起来以防在这场竞争中失败。

“这就叫秋后算帐。”她拖着长音说道

这些天来，索菲只能从玛芬那里打听到有关沃丽斯·巴布考克的消息。沃丽斯对索菲嫁给克劳德感到伤心，不过她也

没说什么。沃丽斯·巴布考克体弱多病,但个性跋扈。她和玛芬之间毫无感情可言。

“你要结婚了吗?”阿尔伯特声音颤抖地问索菲。

她抚摸着孩子的黑发,在他脸上吻了一下。这孩子眼睛像两颗杏仁,又大又黑。“宝贝,你怎么了?你伤心了?”

他点点头,不愿看她。

“你能告诉我原因吗?”她哄骗说。

“因为……,”在她的鼓励下,他咕哝道:“因为我想娶你,这就是原因。”

“阿尔伯特,你真乖。”

“这多像恋母情结。”玛芬出门时咕哝道。“一会儿见。”

“什么一会儿见?”索菲抬头,脸上露出迷惑的表情。

“你的订婚晚会啊,宝贝儿。你忘了吗,就在今晚——。”玛芬看看自己的那块镶有钻石的布尔加利手表,飞快地瞥了索菲一眼。“还有不到一小时的时间。我还有许多事情要做,比如化妆什么的,需要彻底打扮打扮。你也是。”

玛芬出了门。索菲抱起阿尔伯特来到镜子前。她一边抚摸着孩子,一边察看自己的样子。她突然意识到自己这些年来也许放松了对孩子们的照顾。整天和孩子们追逐戏嘻并没有使她身体苗条,也许是由于宽松下垂的T恤和紧身裤的缘故。她已好久没有好好照镜子了。她不得不承认玛芬是对的:仅仅化妆是不够的。可就是这个样子竟然还会有人愿意娶她,不管是克劳德还是阿尔伯特,真是不可思议。

阿尔伯特开始在她怀里蠕动。“动物也会哭吗?”他问道。

一点不错,她想着,笑起来。“你对露茜干过什么坏事

吗？”

他靠在肩膀上点点头。“我叫她蠢货和傻瓜蛋来着。”他小声承认道。

“哇！”她使劲抚摸他的头。上帝，多么天真的孩子啊。“那可得需要道歉啊，伙计。”阿尔伯特恋恋不舍地出门去道歉。索菲转身面对镜子。她一直在压抑着失去丈夫的痛苦，可是，丈夫的尸体一直没有找到。她不知道该如何向一个消失在空气中的人道别。

丈夫在5年前死去，可索菲却没能掩埋他，所以，她掩埋了自己，把自己掩埋在小屋中，掩埋在工作中。不过，她不得不接受丈夫还没有回来的事实，不得不承认自己将永远也无法从恐惧和痛苦中解脱出来。只有在接受了他死亡之后，她才能开始新的生活。

最令她奇怪的是自己感到一种解脱。伴随着所爱的人离去而来的却是一种难以名状的放松的感觉。每当想到今后没有加伊的生活时她却有一种安全感。她从未真正了解过他，只知道他像旋风一样席卷她年轻的世界，把一切变得令人兴奋和危险。他把她所有的浪漫和幻想变成了现实，可有时候他还让她感到恐惧。

索菲是在14岁时到巴布考克家当佣人的。一年之后她才与加伊认识，因为他被派往外地，一开始是到塞拉利昂，而后是上大学。但是，什么也无法改变加伊那狂放而独立的性格。他有着原始的野性，如风暴一般。他们初次相遇时，他就深深地被索菲·维斯顿这缕羞涩而朦胧的阳光所吸引。有好长一段时间，索菲仅仅出于害怕而抵制加伊那放荡的魅力。

当他靠近时，她会像石头一样冰冷，要么就是尖叫一声逃走。而加伊则用一种非常男性的迷惑和愉悦来欣赏她的反应。终于有一天，他尾随她来到温室，在盛开的玫瑰和紫藤丛中吻了她。

那是一个纯洁的吻，那是令索菲神魂颠倒的吻。此后不久，加伊又被派往外地。这一次是去颇有声望的医药学校接受教育。对加伊来讲，医药学实在是太没意思，最后他辍学了。回到家之后，他们的关系如脱缰的野马一样迅猛发展。她把自己最宝贵的东西给了他。

加伊曾提过要采取预防措施的，但索菲本性浪漫，且已深深坠入爱河。当例假没有按时来时，她和加伊均认为她怀孕了，于是就秘密结了婚。巴布考克家族因此受到极大的震动，但最终还是祝福他们的结合。尤其是沃丽斯，她希望加伊就此会安下心来。

加伊开始参与公司的经营活动，但是当最后证实索菲并没有怀孕时，他们的婚姻蒙上了一层阴影。她想要孩子，医院的检查证明她的确有生育能力，没有生育能力的是加伊。这一消息似乎使加伊更加厌烦了每天一成不变的工作。此时，他流浪的欲望又开始强烈起来，就连索菲也鼓励他离开公司去满足自己的渴望。

在索菲到巴布考克家生活之前，她的童年充满了遗弃和恐惧。一个深深渴望稳定、渴望安全的女人竟然嫁给一个渴望冒险的男人，真是滑稽。滑稽和悲剧是一对并蒂莲。加伊浪迹天涯海角，尽管索菲渴望和他一起旅行，但他紧张的生活方式又让她望而却步。

也许她从一开始就已经意识到他们的关系不会长久,但她从未想过他们的关系会以什么样的方式结束。一次滑雪意外使她永远地失去了加伊。尽管这几乎毁了她,但同时也挽救了她。失去丈夫又给了她再次独自面对生活的机会,让她去重新发现那个长着草绿色眼睛名叫索菲的女孩到底是谁。现在,索菲还要考虑她与克劳德的关系,自己是否真的想要这个婚姻?自己能就此安顿下来吗?这两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,因为她意识到克劳德和加伊不一样。事实上他正好与加伊相反——一个镇静的禁欲主义者。

失去加伊之后,克劳德成了她投靠的男人。他是帮她摆脱痛苦的心理医生,也是她还活在世上的原因。他陪她在旷野中散步,帮她找回自我。他爱她,今天就要实现他的爱,而且她也应该得到生活中的一些快乐,尤其是伴侣。

是的,有些事情凭感觉是对的。

她与克劳德就是这样。

人们都知道订婚晚会是易出爆炸性新闻的场所。以前就有许多令人震惊的故事:旧情人突然出现、订婚者被痛苦地灌着香槟,甚至还有从浴室的窗户逃奔的。作为一个宿命论者,索菲期待最坏的事情发生。“如果我们幸运的话,发生意外的概率是极小的。”她对晚会的顾问说。她甚至还让克劳德做好准备迎接灾难的准备。当仪式进行到一半时,一切都非常顺利,他们都异常高兴。不过索菲还是提醒着自己不能大意。她甚至留意了一下自己的衣服扣子和克劳德裤子的拉链。他们租的是史福奇旅馆,这里的食品、音乐和浪漫的氛围最适合举办这

样的晚会。到目前为止,就连巴布考克家唯一出席的代表玛芬也不得不表现得热诚和快乐。

“我对你说过你今晚的样子好看极了么?”索菲小声对克劳德说着,并捏住他的衣襟提醒他庄严的时刻就要到了。事实上,那天晚上她已经对他说过多次。黑色的西服和宽纹的丝织蝴蝶结把克劳德打扮得像个英雄。他穿的是阿马妮牌西服,索菲那白色的丝裙衬托出草绿色的眼睛,并恰当地衬托出他西服的高雅。整个晚上他们一直受到人们的赞许和祝福,这验证了索菲的感觉,即他们能够成为可爱的一对,不管玛芬是怎么想的。

该到了与其他人分享幸福的时刻了。索菲准备宣布晚会的成功。他们俩走向前台,房间里响起碰杯声、说话声和笑声。索菲整个晚上都在默默地背诵发言。可当她气喘吁吁地转身微笑着面对大家时,脑子里却是一片空白。她并不是因为激动而说不出话来,而是因为房间后面站着的一位不速之客。索菲吃惊地注视着那个人,丝毫没有意识到寂静已经笼罩了整个房间。

站在宴会大厅的拱形入口处的是沃丽斯,巴布考克家族的女祖长,诺亚尊敬的妻子。她好像在吃力地说着什么,声音因激动而时断时续。“他们找到加伊啦,”她说。“他还活着。他就要回家了。”

索菲的手攥在克劳德的手中。她想挣脱,可他紧紧地握着。他示意她不要出声。索菲目瞪口呆地凝视着入口处那个虚弱的人。她看到沃丽斯虚弱的躯体,好像看见的是幻影。

加伊还活着?

·2·

在5年的婚姻生活中,索菲·维斯顿清楚地记得自己做女人的滋味。记忆最深的一次是在她发现丈夫怕痒的那次。他痒得直流口水,活生生一副白痴的样子。他们那辆破旧的切诺基吉普车停在草坪前面,加伊躺在车底下,熟练地操作着探测仪器。他唯一露在外面的是那双赤脚。当索菲瞥见那粉红色的脚指时,一种疯狂的想法左右着她。这一点不像她。疯狂的总是加伊,可就在那一瞬间,本能占据了上风。

她撩起牛仔服的下摆,扑通一下坐在他的踝节上,用臀部搔痒他的脚。当他叫喊“我的踝节!”并保证不再把充满汗臭味的内裤挂在汽车天线上风干时,她还是没停下。这一大胆的举动刺激着加伊·巴布考克。他躲过索菲的抓挠,将她扛在肩上,嘴里不停地威胁说要在那里,在草坪前要她。索菲的尖叫声更大了。他把她扛进屋里,用一种可怕的方式开始了报复,弄得她不停地扭动、起伏,不停地求饶。他用全部的力

量占有她，无视她的尖叫。

加伊最擅长这种惩罚，而且相当拿手，相当刺激。索菲可不敢细想那种惩罚的细节。她胸口已经开始感觉那种熟悉的刺激了。

汽车在驶向大房子的途中抛了锚。玛芬将巴布考克家族宏伟的乔治大厦称作大房子。婆婆将在这个地方举办一个小型聚会以庆祝加伊的回归。由于资金紧张，索菲仍然开着这辆破旧的吉普车。她气得大发淫威，猛砸汽车。被砸的也许是车轴，她绝望地想到。她并不完全清楚车轴是干什么用的，只知道它在汽车的运行过程中发挥着重大作用。

“这不可能。”索菲嘟囔着，“早不坏晚不坏，偏偏这个时候出毛病。”

她握住方向盘，像溺水的女人抓住救生圈一样抱着方向盘。她一直在等待和加伊见面。自从沃丽斯宣布加伊即将回家的消息以来，已经过去一周了，她一直等待着。可奇怪的是，婆婆并没有告诉索菲有关他回来的细节，而是不停地向她保证说加伊想尽快见到她。“他经历了一场可怕的磨难。”沃丽斯说，“他需要时间，索菲。你能理解的。”

今天早上，在索菲刚要出门散步时，沃丽斯终于打来电话。但索菲不能取消这次外出散步，因为那样会让孩子们失望的，况且她的助手也没有能力照顾好孩子们。

“今天下午，”沃丽斯在电话上催促说，“早点来，你和加伊就可以有些时间单独在一起。哦，对了，难道我没对你说过吗？有些亲戚和朋友也许顺便过来。一点也不隆重，只是为加伊举行一个小小的‘回家’聚会而已。”

聚会？不，沃丽斯没有对自己说过，而且那也不是妻子盼望与丈夫团聚的方式。索菲无法赶走整个一周被冷落在一边的感觉，而且与丈夫的见面竟然还要经过精心地安排，这样自己和丈夫在一起的时间就大大减少了。索菲不知道这究竟是为了什么，因为她一直非常紧张，一时间还无法接受丈夫回来的现实。

索菲花了整整一个上午来打扮自己。平时穿的工作服被抛在一边，换上了最好的外套，一件印花长裙和一件颜色相配的粉红色衬衫。穿件黑色的衣服也许更好些——与自己的肌肤和红头发相衬显得雅致、性感和神秘。说到神秘，索菲·维斯顿这些天来所遇到的事情同样的神秘。

她叹口气，松开方向盘。“我漂亮吗？问这问题是不是有点多余？”索菲暗自问自己。更重要的是，她想在到达大房子的时候必须显得镇静和平静，而且……是的，还要漂亮。有点变化真的不错。他过去常常称呼她漂亮宝贝，只作他漂亮的宝贝吧。

她用力打开车门，撩起长裙，跳到地上。尘土弄脏了她的新便鞋。她喜欢这种镶着花边的鞋子。现在可好，鞋子快让脏土给毁了。索菲看看前方的路，灿烂的阳光迫使她痛苦的眨着眼睛。她想看看含苞欲放的苹果树那边是不是大房子的宏伟柱子。巴布考克家族最初是靠种植水果来维持其药店的，因此，果园遍布他们的领地。索菲以为这个苹果园离大厦不远，可她看不到大厦的任何迹象。过了一会儿，迎着午后炽热的阳光，她大步走在满是尘土的路上。她用手捏住衬衫的V形领口，向上提了提，以使空气有所流动。香皂、玫瑰香水
